

2009年5月12日,上午9点,陈平从绵阳开着车,赶往北川老县城。过了安昌镇5公里,他就发现,自己来晚了。他被堵在那里,直到下午1点左右他的车子才往前挪了三四百米。

朝前望,到处都是车子。就连摩托车,也只能见缝插针朝前钻。陈平被堵的地方,距离北川老县城还有30公里。即使步行,也要三四个小时才能到。坐在他车上的哥哥不断埋怨,“让你昨天来,你偏要今天来。”陈平默不作声,只是焦躁地不时看表。

这一天是汶川地震一周年,也是遇难者一周年祭日,在四川各震区,都举行了形式不同的祭奠。北川老县城第四次解禁,让幸存者祭奠亲人。5月10日,开禁首日就有万人入城祭拜。昨天,超过20万人赶到北川老县城。

北川,地震周年,记·祭·冀

北川之记

忍不住再来看一眼

北川人赵广比陈平要早去一天。北川老县城从5月10日开禁4天的消息传出后,在绵阳租住的房屋里,他和妻子就商量好,要提前一天来祭奠亲人。“12号那天到北川的路一定不好走。”赵广的猜测果然成了现实:也是从绵阳出发的陈平,到了中午还是被堵在路上。

5月11日早上6点多,赵广和妻子,从绵阳汽车总站,搭上了去北川的汽车。从5月10日到5月13日北川老县城开禁的这几天,去北川的汽车每隔十分钟就会发一班。

100多公里的路程,赵广的心情异常沉重。过了安昌镇,赵广透过车窗看到,前往北川老县城的行人络绎不绝,有人捧着鲜花,有人提着香烛,有人骑着摩托,有人步行。

北川县城任家坪村的破旧收费站已经被拆除,这里已经成为一个人声鼎沸的小集市,路边摆放着各式各样的临时摊位,售卖着各种关于地震的纪念品和用于祭奠的物品,其中最多的是一束束的黄菊花。很多进到老县城的人都会带上一束黄菊花。

赵广身边,背着背篓的男子,手拉手的学生,通过戒备森严的关卡,绕过山道上的巨石,向县城赶去。地震之后,赵广是第四次到老县城祭拜亲人。

进了北川,离家还有多远?站在一片废墟前,他指着远处告诉记者,他的家就在那一片。六层的楼房已经全部倒塌。家,早已不存在了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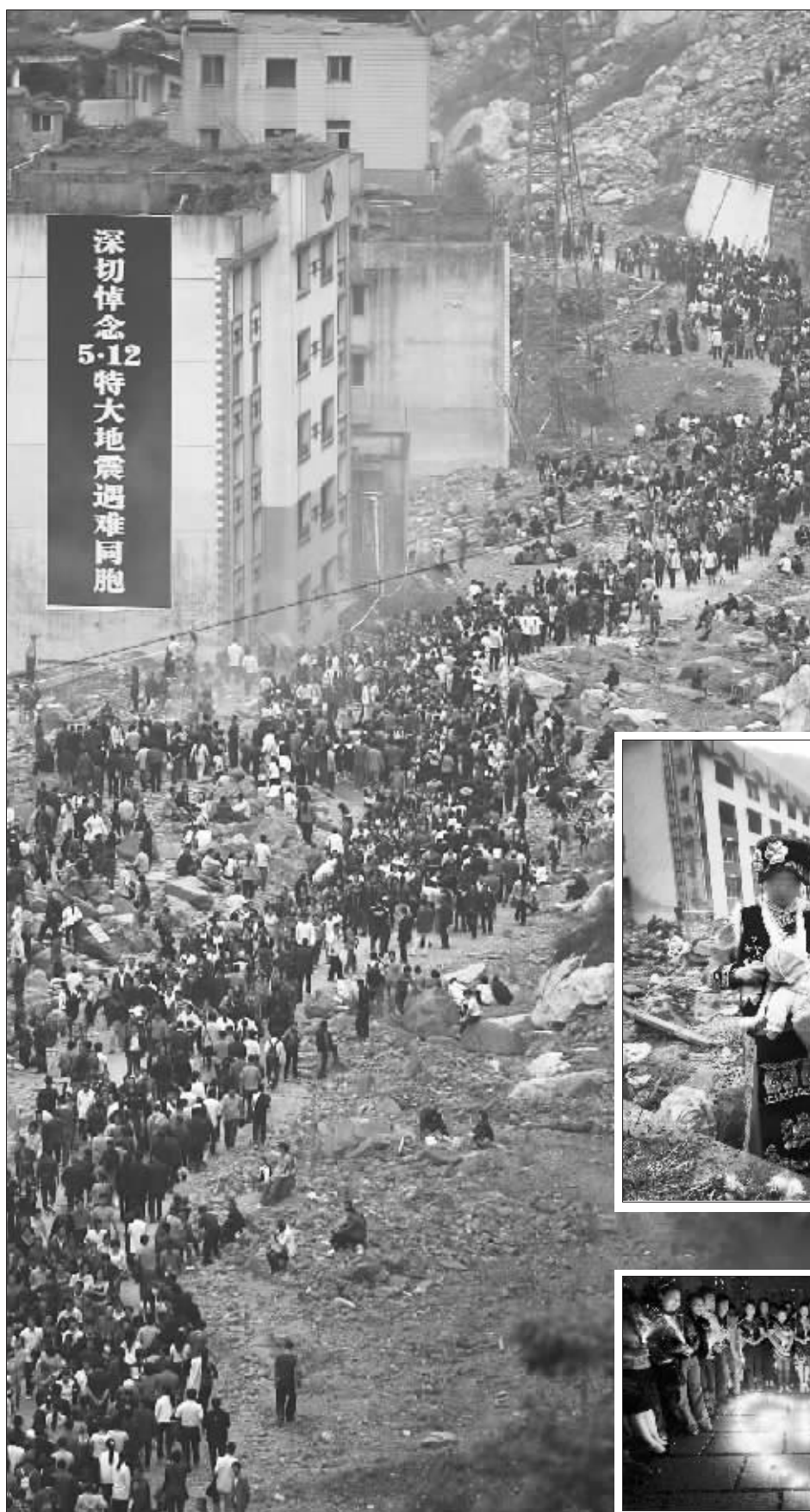
往日繁华的汽车站,如今只剩下一个歪斜的门楼;闹市中心的北川大酒店,在一片废墟中斜立着。“从北川大酒店到汽车站的路上,那天到处是尸体。”赵广走在这条路上,说话的声音依然颤抖。

他说的那天,就是2008年5月12日,当时地动山摇,赵广从屋内狂奔出去,耳朵内混杂着巨石碰撞声和人的尖叫声。他和同事们赶紧救援还埋在废墟里的同事,但只救出了一个人。80多人的公司,有17人遇难。他熟悉这个老县城的每条街巷,一路下来,他都能脱口而出它们的名字。他常常站在三道拐上,辨认着曾经的家,遥望工作过的单位。

去年5月22日,记者曾进入封城的北川。这次记者发现,从封城的那一刻起,这里几乎就再也没有改变。时间仿佛凝固在那一刻:一处倾斜的房间里,墙上还挂着一张结婚照,应该是一对幸福新人的居所;被山上的滚石砸扁的汽车,不知它的主人是生是死……

唯一的变化是,废墟缝隙中长出了丛生的杂草,曾经在废墟上忧郁徘徊的狗猫消失了,它们失去了主人的呵护,是否已在废墟间自生自灭?

一望伤人眼,再望伤人心。赵广说,这是物非人亦非,世上已无当初之北川。每一次,他都说不下去了,但下次还是忍不住要来。



人们正在北川老县城内悼念遇难同胞 快报特派记者 洪波 摄

该怎样讲述这一天,该怎样讲述这一年! 365个日升日落,我们又一次回到这个值得永远铭记的日子——5月12日。

汶川大地震让亲历者和见证者痛彻心扉,虽然随着历史的滚滚车轮会渐行渐远,但在博大浩瀚的人类发展史上,它必将留下一个沉重的印记。

思绪追逐着再也无法挽回的地震波方向,我们看到了灾难在这片土地和人民身上留下的复杂背影,悲伤与坚强孪生,毁灭与希望同在。

向顽强挺立、自强不息、迎难而上的人们致敬!

北川之冀

北川中学开工

祭奠的人群,使这个空寂之城,有了生机。

去年5月20日,北川封城后,这里就成了名副其实的“死城”。地震周年前来祭奠的人数,是北川开禁几次中,人数最多的一次。

曾经,丧亲之痛,失乐园之痛,残身之痛,令北川人痛不欲生,地震数月之后,陆续有多名官员、百姓自杀,甚至有人回到县城的废墟,死在自家的床上。而在地震周年之际,人们似乎已平静很多。

废墟之上,到处可以看到人们祭献的鲜花、蜡烛。他们插上菊花、烧起香火、燃放鞭炮、燃烧纸钱、寄托哀思……

北川人心系两头。老北川,是北川人永远的伤心之地;新北川,是北川人的希望之地。

曲山镇的罗勤,在老北川附近卖照片等地震纪念品,“震后为了生计,我就在这个摆个摊,卖这些纪念品,一个月有几百块的收入。”罗勤说,按照规划,北川老城将被建成一座地震遗址博物馆。“以后来旅游的人多了,这些东西一定受欢迎。我要一直在这里。”就在数万人涌进老北川祭奠亲人的时候,昨天下午2:28,在北川县新址永昌镇,由中国侨联援建的北川中学举行开工典礼,明年9月1日,学生们将在美丽的新校园里学习生活。

北川中学的开工,也标志着北川新县城破土动工。

北川新址永昌镇,位于绵阳市安县永安和安昌两镇东侧两公里处,这里地势平坦,四周低山丘陵环抱,安昌河自西北向东南穿城而过,自然条件极佳,非常适宜城镇建设。

站在大堤上远眺,汽车、挖掘机、压路机来往忙碌,工人正在劳动。虽然眼前还是一片荒芜的河滩,但可以想象不久的将来,一座更加现代、美丽的新北川就将在这里出现。

通向工地的临时道路上,大型工程车辆来来往往。一些工人在这里挥锹铺撒碎石维护道路,他们身后是“一定要把北川建设好”的巨型标语牌,与道路另一侧“新北川 新梦想 新飞翔”的标语牌相互呼应,形成了一座通往新北川“永昌镇”的雄伟大门。

“重建一个新北川是对逝者最大的告慰,对生者最好的承诺。”赵广一直盼望着,新北川建好后,他所任的公司再次运行。现在,他和妻子都在期待着那一天。

青山依旧,将见证这里的人们如何顽强地生活下去,如何走向更美好的未来……

快报特派记者 张星



羌族女子正祭奠亲人 快报特派记者 洪波 摄



汶川,南京为你点盏灯 快报记者 赵杰 摄

北川之祭

放支歌曲给废墟下的姐姐听

北川老县城昨天天色阴沉,空中铺满乌云,空气中弥漫着焚香的香味和纸钱的灰烬。

废墟中,不时看到这样的提示牌:“放轻你的脚步,放低你的声音,给逝者一份安宁”;“亲人安息了,我们还忍心惊扰他们吗?”走在其间,祭奠的人群声音放低了,他们,当然不愿意惊扰长眠在这里的亲人。

只有不时传来爆豆般的

鞭炮声,让人一惊,但,这也是对亲人的祭奠。

赵广在三个不同的地方摆上了祭品,大地震夺去了他的母亲、岳母、妹妹的生命。

一名中年女子从废墟里,搬了一个凳子,摆在路边,轻轻地把生日蛋糕放到凳子上,点燃蜡烛,摆了一张动画版婴儿画报的碟片,又拿出4瓶孩子爱喝的爽歪歪,她小心地在每瓶饮料上插上了吸管。泪水顺着她的

脸颊无声地滑落。她是在祭奠她心爱的孩子。记者不忍采访,擦了擦眼睛离开。生日蛋糕里传出了“祝你生日快乐”的乐曲,在寂静的人群中,播散的很远很远。

83岁的老人高顺友,却没有止住悲声。他的51岁儿子被埋在废墟里。家人担心老人的身体,一直没有让他来探望。周年到了,老人坚持要来看看儿子。在废墟上,老人再也忍不住思念,像个孩子般大

哭起来。

小陈坐在废墟上,用手机反复播放着张韶涵的歌曲《隐形的翅膀》,他的姐姐就埋在废墟下。“姐姐最爱听这首歌,她应该能听到的。”

“经历了再大的苦难,人还要活下去,好好活着是对已故亲人最好的祭奠。人不能生活在过去!”前来祭奠父母亲的一位中年男子说。

逝者已矣,思者永伤,一年之祭,是为铭记,更为重生。